



康巴周末

域外风物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洋仁 版式设计:边强

民俗风情

冬至献履

◎郑学富

宋代诗人阮阅的《减字木兰花·冬至》上阙云:“晓云舒晓。寒影初回长日至。罗林新成。更有何人继后尘。”后两句描写了冬至节向老人“进献履袜”的民间习俗。冬至献履有长久履祥纳福的寓意,祝贺长辈幸福安康。

冬至,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而且还是我国一个传统节日。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是大吉之日,其重要程度不亚于春节岁首,故称为“亚岁”。早在周朝,将农历的十一月定为正月,冬至这天,朝廷要举行盛大典礼,天子率三公九卿举行祭祀仪式迎岁。官府一律放假休息,朝廷挑选乐工,鼓瑟吹笙,奏“黄钟之律”,以示庆祝。《汉书》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而在民间有“冬至大如年”之说,百姓在此日有祭祖敬老之俗,商旅酒肆停业,亲朋相互拜访,以美食相赠,欢欢乐乐地过节。《四民月令》也有记载:“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于井,以及祖祢。齐、饌、扫、漆,如荐黍、豚。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君师者老,如正月。”而向老人献履则是诸多敬老形式之一。

在古代,晚辈于冬至日向长辈进献鞋和袜子,希望父母穿上自己做的鞋子能够吉祥如意,并储藏更多的福气,以图厄厄迎福,生命得以长久。所以冬至又有“履长节”之称。俗话说“寒从脚下生”。古人也明白在数九寒冬,穿上柔软暖和的新鞋,对身体健康、寿命长寿大有益处。冬至之后,稻谷入仓,万物收藏,农桑之事基本结束,属冬闲时间,冬至献履也表示妇女开始做女红了。并且冬至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南回归线向北移动,北半球白昼将会逐日增长,做针线活可多绣一些。杜甫有“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灰飞”的诗句。

“冬至献履”之俗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昭帝刘弗陵。唐宋官员马缵著《中华古今注》载:“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鸳鸯履”古指刺绣有鸳鸯纹饰的鞋;“舅姑”古人对公婆的称呼。三国时陈思王曹植曾在冬至日献给父亲曹操七双精致的鞋子和若干罗袜,并写《冬至献鞋袜表》,曰:“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履袜,所以迎福践长,先臣或为之颂。……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不胜感节,情系帷幄。拜表奉贺,并献纹履七量、袜若干副。毛茨之陋,不足以如金门、登玉台也。”此表说明了冬至献履履袜的用意一是为祝贺冬至佳节,二是为纳福迎祥。在古代,冬至日向老人贡献鞋袜是普遍流行的习俗,以祝老人吉祥、健康,古籍方志中多有记载。唐朝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礼异》记载:“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宋人李昉、李穆、徐铉所著类书《太平御览·卷二十八》记载:“后魏崔浩《女仪》曰:‘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于姑舅,践长至之义也。’”明清时期,这一习俗仍很盛行。刘侔、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说:“民间不尔,惟妇制履屨,上其舅姑。”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的《冬至日感述示孙爱》诗云:“乡人重亚岁,羔荐黍履长。妇女献履袜,儿孙备羔蒸。”

冬至献履习俗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孝”文化,一直绵延到近代。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编著的《中华全国风物志》记载:“妇女献鞋袜于尊长,盖古人履长之义也。”到了现在,有的地方仍然有冬至给老人买鞋袜的习俗。而多数地方已经将这一习俗转移到孩子身上,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为家里的孩子们做新棉鞋,男孩刺绣上虎豹图案,希望健康成长;女孩刺绣上吉祥的花鸟图案,希望越长越漂亮。

中国的敬老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创造和智慧,我们应该在创造中继承,在推陈中出新,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孝文化”,让尊老敬老之俗蔚然成风、发扬光大。

化是值得称道的风流
化作水滴的传奇
任何人 都能参透
晶莹剔透的心事

雪之花

才是经久佳话
骨子里的典雅
第一次成为多余
醉人的芬芳

雪之花

开出晶莹童话
六角形的精灵
来自风的潇洒
素洁的美丽

雪之花

白得无边无际
白了时间
白了天地
默然降临人间

雪之花

携着白色祝福
是仙子的袅袅翩跹

雪之花

别样浪漫
围炉夜话的日子
美好可以下酒
零度以下的缠绵

雪之花

悄悄地腌制
是古装的盐

致小雪

◎邓荣河

诗苑

五色海

第1082期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采药草

在二分钱能买一盒火柴的年代,对于故乡人家来说,种田作土饲养禽畜之外,哪怕能用辛劳和汗水换取一分一厘,都是好事。虽说我们这一带的山岭也谈不上是深山老林,但一些寻常的药草还是有的。那时乡人有个伤风感冒头痛发热,多是自己找点土方子,用砂罐熬了,喝了汤汁,出一身汗,两天也就好了。当然,中药铺子,大队部、公社和圩场上也是有的。许多年里,这些药铺还收购干药草,给乡人找油盐钱多了一条门路。

暮春三月,金银花迎风盛开。这种藤本植物,成丛生状,也常攀援着高树,爬得高高。它那丝条状的无数花朵,雪白与金黄共生,让人一眼就能轻易认出。在乡人的生活经验里,金银花是清热解暑的良药,摘来略略一蒸,晒干了,能当茶叶,茶汤淡黄明亮,清香飘拂。金银花的藤叶,可砍来剁碎晒干,夏日里熬洗澡水,能祛痱子。

夏枯草也是一种十分美丽的花草,路旁,溪岸,山野之上,十分常见。夏枯草一片一片丛生着,高尺许,细叶如甲,梢头顶着一个拇指粗的穗子,酷似一段麦穗。穗子开花时,呈紫白色,走入丛中,香气微醺。端午节后,夏枯草干枯,短穗变成黄褐色,这时采收正好。这段日子,村庄的空坪和禾场上,常见一块块整齐铺开的夏枯草在太阳下晾晒,已切去了根部。晒干的夏枯草扎成众多的小扎,日后就可卖给草药铺子。

比夏枯草更香的是香薷。在故乡,香薷有两种,大叶香薷和小叶香薷。小叶香薷药用价值更高,乡人多采它剥去根须晒干卖钱。小叶香薷叶片细长,干枝细瘦,喜爱生长在土质肥厚又当阴的山窝里,尤其是垦山后的地方尤多。记忆最深刻的是,许多个烈日当空的盛夏午后,母亲才从山岭上肩扛满满一大竹篮细叶香薷回家。我们趁着母亲做饭时,就拿了猪菜刀和木砧板,剥去被泥土染黄的发达根须,铺在日下晾晒。

进入秋天,那些以果实和块根入药的野生植物,又成了采收的对象,比如金樱子、黄栀子、金剛菟、土茯苓……

金樱子成熟后,变成橘红,仿佛一个个小小的弹头,浑身密布针刺,摘时需十分小心,衣裤很容易被藤条上的大刺挂住,手脚划出血口子。我们上山捡药时,也经常摘了,丢在地上,用石头摩擦一番,擦掉那些密刺,咬开了,抠去里面的粗糙毛籽,啃着皮壳吃,很香甜。妇女们采摘作药,则多是竹篮里带一把剪刀,这样快得多。只是有的荒山上,金樱子的刺缝长得实在太多太茂盛了,费了十二个小心走入里面,要想退出来,就难了,牵牵绊绊,身上不添几道血丝印子,是万不可能的。摘回家的金樱子,乡人切开晾晒,因其具有益肾的功效,各家也常浸泡红薯烧酒。黄栀子比金樱子好摘多了,

黄里带红,光亮鲜艳。除了药用价值,成熟的黄栀子也是天然的染色剂,它的薄皮之中,是一包红黄的籽粒,乡人出红薯烧酒时,常在盛酒的坛中,剥一两个黄栀子浸泡,酒液金黄,很是悦目。

挖金剛菟则是力气活。山岭上的金剛菟很多,藤条直立光滑,绿得发亮,只是也多利刺,让人平素不敢靠近。等到深秋,它的如掌大叶变红脱落,枝梢只剩一丛丛鲜红的小圆果,可吃,但涩得很。它的块根如姜,也多刺。有许多日子,我喜欢与同伴一起到村前的对门岭挖金剛菟。金剛菟坚硬,回家后需用柴刀剥成薄片晒干,方可做药。土茯苓是长藤植物,常附着油茶树生长,它的块根不大,藏在泥土深处,挖金剛菟费事多了。

冬天的原野上,金黄色的野菊花恣意开放,是肃杀氛围中的一抹亮色。野菊花能清肝明目,是乡人的所爱,也是药铺的常备之品。

背杉树

割了晚稻,摘了油茶,挖了红薯,冬天已然来临。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乡村的农事已少,进入长长的冬闲期,一直要延续到来年春耕。昔日故乡曾有一句谚语,“坐正月,要二月。”正是农闲的写照。

长久的农闲,窝在家里坐吃山空,对于勤劳惯了 of 乡民来说,既闲得发慌,更愁得发慌。愁家中的粮食一天天少下去,愁吃盐点灯各项用度总需要钱,而赚钱的门路对于偏远山村又那样的少,有力无处使。这个时候,倘若村中有人能闯出一条大家都力所能及的挣钱门路,很快便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在周边的村庄效仿开来,蔚为大观。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背杉树卖苦力钱的壮观场面,曾是故乡大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那时,我们村庄周边的山岭,虽说也生长着众多的杉树,但多数是间杂在油茶林里。而真正漫山遍野都生长着高大杉树林,出产杉木用材的,是在郴县的一侧。从我们村庄出发,沿着东南方向随山势而抬升的小路,经过油市塘、侯家、沙窝、塘家山、黄家寨五个小村,就进入了桂阳县的上东冲头、腰子形、花麦冲、金子坪,到此已有二十余里。再往前,就是郴县境内,经桃冲口、段家、小洋塘……,直到西河边,那一带的山岭更高陡,更偏僻,更荒凉,人烟稀少,全是竹山和杉树山,山径也更难走。

我很小的时候,桃冲口、段家、小洋塘、西河这些距离故乡三四十里的地名就已耳熟能详,那是我们村里人经常去背杉树的地方。乡人到那一带背杉树,据说起于村中一个木匠,他有亲戚在那边,多次应邀到那一带做木工,有时回家就顺便背一棵大杉木来,或作为木器用料,或背到黄泥圩卖钱。

黄泥圩又叫永红圩,在我们村庄东面山岭之外,距村号称十里,也是国营永红煤矿所在地,还有一些当地村集体所办

的煤窑,木树需用量大。那里又靠近京广公路和京广铁路,是经济较为发达的物流集散地。我们村庄的人平素赶圩,大多就是赶黄泥圩,五日一圩。

农闲日子去远地背树的乡人,无论男女,只要能背得动树,往返走七八十里路不怕苦,就都会去。我二姐最初背杉树,也才十六岁。村里人去背杉树,都是成群结伴,天还没亮就吃了饭摸黑出发,带几个红薯和一根短木棍。红薯是路上的干粮,渴了喝点井水或山泉。木棍用来驱狗,也可在背树时垫在后肩,略为撬着树干的后端,以保持平衡,这样也更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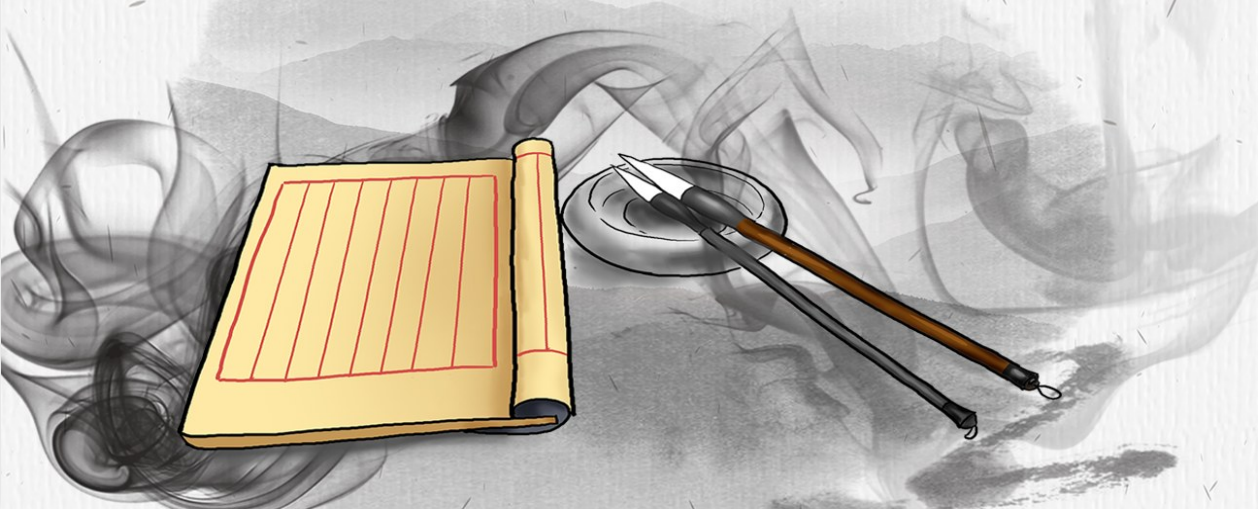
在生产队时期,那些出产杉木的地方,卖杉木也是集体行为。那里的生产队组织劳力,将杉树伐倒在山上,剥去下部的树皮,任其自然晾晒。我们这边的人到了那一带,挑选好自己中意的杉树,量了树围,砍去树尾的枝丫,付了钱,就可背上肩返回。量树围是在树高五尺的地方量周长,周长一尺叫一尺围,以此类推,尺一围,尺二围,尺三围……两尺围,树价依围数的大小而异。早期一丈一尺围的杉树,一块钱就能买下。以后随着生产队解体,买卖双方都成了私人行为,树价自然也水涨船高。

乡人背回来的杉树,绝大多数是整棵的,白亮的树干,上端一截没剥皮的棕黑色树尾巴。也有的人是背粗大的杉树筒子,长六尺,是用来做寿材的,一丈二寸的筒子又叫连筒子。当然,也有力气小的,就背一根杉树尾巴,是截了筒子后剩下的,价格也便宜。

我清楚记得,每天傍晚时分,就开始有人背着杉树陆续回村,他们脚步缓慢,精疲力竭。有的人身强体壮,甚至挑了两棵长树,树尾绑在一起,像楔子一样远远伸在前面,人夹在两树之间,用扁担或木棒挑着套在树腰的绳索,走起路来,身后张开的树干不时与山路两旁树的树枝磕磕碰碰,愈发艰难。这时候,村中那些母亲们,常焦急地走到村前遥望,看自己的孩子或丈夫背树回来了没有,不时问着回来的人。有的母亲实在急不过,就匆匆地前去接应。我们家劳力少,父亲年事已高,背树赚钱的重任就落在二姐的肩上。有好多次,我的母亲一路问着,走上十几里山路,才能接到二姐。等她们两人抬着杉树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有的日子,甚至已近半夜。

到了赶圩的日子,一大早,就能看到故乡周边村庄的男女老少,背着或挑着杉树,走出家门,走出村庄,络绎不绝,汇聚于通往黄泥圩的山道上。那一天,圩场上杉树成行,成堆、成垛,人头攒动。乡人讨价还价,卖掉早几天从深山背回的杉树,赚了角几元的差价,心满意足。

第二天天未亮,狗吠鸡鸣的村庄里,早起的背树人的杂沓脚步,又陆续响起在青石板巷子,朝着村外遥远的深山进发。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域外风物

八渡

◎高亚平

一条山溪,自东南向西北静静地流着,水清亮亮的。水中多白石,多游鱼。两岸则是葱郁的树林、田畴和苍翠的山峰。放眼望去,是满眼让人沉醉的绿,和杂糅其间的红和黄,秋色已渐渐浸染了山林。我也是随着秋的步伐,再次来到陇县八渡的。

这是我第三次来八渡。前两次分别是夏天,这次,我则特意选择了秋天。原因么,无非想看一看这里静美的山林,体味一下这里醇美的人事,使自己疲累的身心得以休憩。“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里虽无沧浪之水,但却有八渡之水,相信亦可濯吾尘心。更何况,我的好友早已卜居于此,且在山水间筑有简朴的小院。垒石为墙,木栅为门,院落落萧阔,遍植花木,房屋数间,泥墙青瓦,简素中透出一种淡远,亦足让人心愜。

我是半上午到达朋友小院的。车刚一停稳,朋友已笑吟吟地出现在车边。下车,入院,顿觉眼前一亮。数丛白菊依院墙根而生,蕊黄而叶绿,浓翠中显示出一派勃勃的生机。微风起处,花摇枝颤,似在向人们频频致意。而三间厦房前,临窗栽种的两窝葫芦,生长得正葳蕤,巴掌大的叶片间,藏着一个个粉白色的葫芦,若一个个憨婴儿,在秋光里酣眠。青山,绿水,小院,瓦房,秋菊,葫芦……以及散淡的主人,一时间,我竟有些恍惚。我蓦然间想起了前人的一副对联:绕屋一湾水绿,开轩数朵峰青。此景此境,可正契合了这副联语。

添杯后,便坐在院中一梧桐树下饮茶。梧桐树高可两丈,树叶浓密,仰望之,若碧玉堆砌而成。树叶映在杯中,茶水也就更见其碧澈了。想起去年夏日,也是在此树下,三四位好友于夜间纳凉,大家边喝茶边闲谈,夜风吹着,四周虫声唧唧,偶闻有农人在田野里锐声呐喊,其声粗犷,初不明其意,询之方知,原来是秋庄稼将熟,农人担心野猪糟害,故巡夜以驱之。一边是国家动物保护法,一边是农人要生活,山里人生存之不易,由此可见。聊着喝着,不觉夜半,但见一轮明月,从屋后的东山顶上升起,一时清辉满地,连心也觉得澄明了许多。有萤火虫亮着灯,一闪一闪的,从眼前飞过;有夜鸟在不远处,一声一声的鸣叫;虫声如雨,洒落山野。茶喝淡了,话也越说越少,夜凉如水,大家却均无睡意。还是主人说明天还要爬山,一再劝大家回屋休息,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庭院。

闲谈间就到了中午。朋友撤掉了茶盏,安排大家在院中吃饭。菜蔬自然是院中的菜园里采摘的,水灵而鲜嫩,有黄瓜、豆角、土豆、青菜,再加上炒鸡蛋和酱牛肉,虽简素,亦足让人开颜。何况,还有老酒,就更让人畅怀。正饮间,忽见有人在围墙边探头探脑,就听主人招呼:“是老聂吗?进来喝两杯!”便闻柴门一响,一个五十多岁山里人装束的汉子,大步走进了院中。朋友赶忙起身迎住,并向我们做了介绍。老聂也不客气,自己摸过一把凳子,坐在饭桌边,和我们边聊边吃开了。其实,老聂我是见过一面的,尽管没有交谈过,有关他的故事,我也是略知一些的。去年夏天,我随朋友来八渡白鹤坪小住期间,一日上午,我俩正在沿河的乡间小路上散步,迎面过来一辆摩托车,开车的是一位汉子,车后备厢上载着音响,音响开得老大,放着秦腔折子戏,从我们身边驶过,这人便是老聂。原来老聂上世纪70年代,曾在白鹤坪村插队多年。尽管后来返城,但还是念念不忘这片留着他青春岁月和梦想的,土地,不忘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两年前,他从西安一家企业甫一退休,便毅然回到了小山村,承包了一片土地,种庄稼、养鸡,在此安家落户。村里人也很欢迎他,亲切地称他为老聂。他在此也过得滋润。饭间谈及这些事,老聂几杯酒下肚,也是颇为激动。他说他感恩白鹤坪这块土地,也感念村里的父老乡亲。

下午去白鹤坪村里转了转,村庄不大,也就二三十户人家的样子。村庄被树木和庄稼包围着,显得很安静。还有几户人家,远离村庄,住在村外,就更见其幽静了。家家皆为青堂瓦舍,虽老旧,但却整洁。院中有树有竹,木栅栏做成的围墙上,爬满了凌霄和丝瓜,红的花,黄的花,碧绿的叶,让人眼睛发亮,不由驻足。而院落外,就是一片片的庄稼地,地里长满了将熟的大豆、苞谷。庄稼地的远处,则是河流、青山。人们世代在这里耕作,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死去。他们活着的时候,日日眺望着自己的家园,故去后,和草木一样,也便融入进这片生生死死眷恋的土地。

我们还去了东沟。东沟为一大山沟,沟深而幽,山坡上长满了板栗树。走在山道上,如走在由栗树叶铺成的锦毯上,绵软而踏实。此间有一种美食名曰柴火鸡,系用土大灶大铁锅大柴火,将本地出产的土鸡洗净,剥去毛,剥成块,炖煮而成。我品尝过一次,味道确实不错。但我想,若给柴火鸡中加入本地产的板栗,那滋味一定会更加鲜美吧。